

|| 读城

那个叫作黄官屯的村庄

苗笑阳

经常想，黄官屯这个村庄，为什么能在我心中有如此重的分量？她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反复演绎着在那里度过的十余年童年时光。那段时光，竟如此禁得住咀嚼。每次咀嚼，都会有新的味道。有心理学家说：童年的生活，会影响人的一生。对此，我深以为然。

这个叫作黄官屯的村庄，蕴藏了我整个的童年。多年来，我经常对这个与童年同等重要的村落，越意或不意地重新梳理和审视。越来越觉得，我的魂，已经和她浑然于一体。离开她有几十年了，现在的生活空间，早已不是她的空间，但总有她的气息弥漫其中。觉得，这个于我“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”的村庄里每位亲人的家，都是我心灵栖息的地方。

黄官屯这个有着5000余人的大村，到今天已有600余年历史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600余年来，村落的整体结构，未遭大规模破坏。除了房屋变洋气、街道变水泥，村庄的主体，还能看出原来的痕迹。各家各户，大都在原址上翻盖着新房，甚至主要街道的宽度，都一直沿袭下来。一些新建住宅，都是有规矩地在村外向四周辐射，这样村内的记忆，就不会从人们的眼中抹去。

关于在黄官屯的童年记忆，我其实很模糊，只是片段式的清晰。



荷（国画）

王志海 作

|| 温故

门框上的风景

张国中

春联，是门框上的风景。往事越千年，春联也千年，春联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奇葩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是文人雅士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对其无不欣赏，也越来越有发展。看各地楹联协会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的盛况便知，它的兴盛一直从昨天到今天乃至会到明天。春联即专门为春节“定制”的对联。春联的风格活泼多样，全部为春节而特意定制。风景年年门框上，年年门框上风景不同。它表达的喜庆、内涵，不管词汇如何变化，都是来自于百姓的心声，是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寄托的生生不息的期冀。

至于春联出现在何时，有几种说法。而最早见于史籍的，是说五代时期的一个除夕，后蜀国国君孟昶让人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，一为了避邪，二为了庆祝佳节，挂在他下榻的卧室门框上。那两句话是：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这基本上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了。这副联可谓是门框上最久远的风景，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，乡村里还有不少人家贴这副联。它可能代表着最广泛的底层百姓最朴实无华的心愿吧。

春联发展到宋代，人们还是喜欢在桃木上写春联，即有“桃木辟邪”的意思，亦有表达自己美好心愿、装饰门户的想法。这个年代流传最广的就是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了。诗曰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诗，人们耳熟能详，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态。人们写副桃木春联挂在门上，让“小鬼小鬼进不来”，又对来年的生活有了新的期待。写到此，不由想到歌剧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那段无奈而又悲愤的场景。

在旧社会，与杨白劳命运相同的，还有我们村一位60多岁的老长工王洪。过年了，他想去去晦气，希望来年有个好生活，也去买了红纸，请识字的人为他写了副对联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大字不识一个的王洪发现拜年的人冲着他家门框上的对联指指画画，有的偷笑，有的愤怒。王洪找人给他读了一下。上联是：日日吃糠菜；下联是：月月穿

可这模糊的记忆，随着岁月的发酵，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，细看是泼墨写意，整体看又是一幅耐人寻味、让人不舍释手的艺术珍品。这记忆，经过数十年的反复过滤，已经没有了烦恼、贫瘠、怨恨、不安，甚至恐惧等不良元素，留下的，都是如醇酒、如蜜糖般美好的信息。

这里是我梦想启蒙的地方。小时候的学校，如今还在原址。只不过，教学楼替代了土坯房，校门不再是那个带着“门洞子”的大门，院内那棵挂着大铁铃铛的“一搂多粗”的芙蓉树，也早无踪迹。不知道现在学校里，还有没有一本校园文学内刊。我上小学时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当时学校的老师科班出身的很少，大多是边种地边教书、没有正式编制的“耕读老师”。可是，他们严谨的教学态度，即便是在今天，都非常难得。那时的教师，可以用教鞭打人、可以撕学生的作业、可以让学生罚站，也必须经常定期家访，必须晚上和早上到校集中备课，必须亲自为学生判作业。上世纪80年代，正是文学回归的鼎盛时期，文学的春风，也吹进了这所乡村学校。在几位年轻教师的组织下，学校里也出了一份油印版的文学期刊。究竟是月刊还是季刊，已经记不清了。印象中，是16开本不算厚

的很粗糙的合订册子，学校号召，全体师生投稿。我当时是小学二年级吧，很认真地写了一篇作文，忐忑地交到主办老师手中。那位老师仔细看了一遍，说：“不错，段落清楚，还用了不少成语，很好。”这句给了我莫大鼓励的话，到现在还清楚记得。后来，我的名字果然在刊物中出现了。从此，我开始订阅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中国少年报》，把每次到来的报纸刊物里的每一个字，都认真看完。现在，我虽然不是职业作家，但作为沧州市作家协会的牵头人，为全市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做着服务，也算正实践着自己孩提时代的文学梦吧！这所乡村母校，几十年来，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。我想，他们在校园的时候，头顶上都会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梦想。这些梦想，都起源于这所乡村母校，起源于黄官屯。他们的这些梦想，无论将来是否实现，都会在今后生活中，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。

这里是我根的所在。村里有半数以上是同根同族的“苗氏家人”，其余半数虽然不是同姓，也都是“表亲连表亲”的亲戚。哪怕不是亲戚，乡里乡亲住了几百年，都会“远远近近”论上关系。见面后都能“大叔表婶”地喊上口。可以说，黄官屯，是我亲友最聚集的地方。在

大，也并不当真，该拿他们开玩笑的开玩笑，该取笑他们的照样取笑。被取笑的人也不认真，往往划拉着头，或者捋着胡须憨笑。也许，只有门框的主人心里会把这个春联所写，当作自己来年的希望，苦苦寸心知嘛。他们并不会向任何人，哪怕最亲近的人，袒露自己的打算和心事。他们怕实现不了会被人笑话。他们是最本质的乡下人，也是最具新时代蓬勃自己愿望的新型乡村人。

父亲在的时候，对写春联最上心，特别是从村干部位置退下来的那几年。他的文化并不高，字写得却不错，尤其是毛笔字。父亲说，写毛笔字，是上高小时的必修课。他的毛笔字，可能就是那时打下的功底吧。每年春节前夕，就早早买了红纸、墨汁和廉价毛笔，先是在废旧报纸上试笔，笔墨浓浓淡淡地写进他许多心事。那时，我订阅了山西出版的《对联·民间对联故事》。那是一本非常精美的杂志，每逢春节前夕，都会选登许多新春联，以及书法家写的春联作品。这给喜欢春联的父亲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。他每期都会读，认为好的就用钢笔抄写在他的塑料皮笔记本上。他常常对我说，你是做文化工作的，应该练练毛笔字。我有时心血来潮，真的就写了。某年的大年初一，有上门给父母拜年的细心人，对父亲开玩笑说：叔，年纪大了，字也不至于倒退这么厉害。父亲像微笑不语望着我，我一时脸红得像个老公公。

因为春联，我还收了一位“徒弟”。某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中午，哥几个小聚。一年轻人进来来说，今天拜年来到一副对联，不知怎么谈。村里人都说国中兄有学问，如果你能读上来，我就自罚三杯酒，并拜你为师。我吓一跳，什么春联能让人出言如此？遂让年轻人写下来：日曰晶晶安天下，月朋晶晶定乾坤。

看完我笑了，说大过年的，谁家上门框上写这副怪吓唬人？随口读给他听。年轻人半信半疑，又给北京的一位本家学者打了电话，得到肯定答复后。年轻人连干三杯，要鞠躬拜师却被我拦住了。我知道我还不配为人师。我告诉年轻人，艺路无涯，学海无边，中国文字博大精深，需要时时学习，日日精进。学习就犹如这红彤彤的春联，风景虽然在门框上，但门框上的风景更应该走进人们的心里。

这里，宗族辈分观念极强，有比我小的爷爷，也有比我大的侄子。经常有比我还小的老家的叔叔爷爷们，在一些相逢的公共场合，以我长辈的身份，拜托大家关照我。每逢遇到这一幕，内心那份感动和敬重，都会让我心头一热，甚至鼻于一酸。每次回到老家，闻到从笼屉里飘出的婶子亲手蒸的大包子的香味，便感到那么惬意和轻松。这根脉络，就像一条看不见的风筝线，无论我飞多远，都被她牵系着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有“活着”的亲人，也有“故去”的祖宗，他们都真切地存在着，在村内或村外。这份亲情的浓郁凝聚，化为了无数的规则，束缚着我，让我近乡情怯，让我不管离他们多么遥远，都仿佛还在被他们监督。他们还真是正在监督着我呢！因为都是一脉传承，无论谁被别人“诟病”，都会受到牵连！这些规则和监督，让我规规矩矩，不敢放肆和胡为。

我无法“逃脱”她，也无法“抹去”她。当有人问起籍贯时，我会脱口而出“我是沧县黄官屯的”，她已经是生命的属性，已经融入我的血脉之中。

这里是我“生活意识”形成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在童年时期，我就形成了“包容”和“迁就”的生活意识。这种意识，就是故乡的馈赠。在这个传承着中华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村落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帮是主流生活态势。它和小市民能够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生活态势不同，农民需要在广袤的大地上耕种繁衍，离不开人与人之间、户与户之间的相互帮助。缺了这种互助，甚至会有种不好地、吃不上饭

的危机。所以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勾心斗角、一地鸡毛，但最终都会选择原谅。这样，就形成了相互间的“包容”和“迁就”。乡邻之间闹别扭，出个调停人，互相找个台阶就过去了。或者赶到年节，一方到另一方家登门拜个年，便“一笑泯恩仇”。在一个村住了几辈子了，都搬不走，谁家也不想“结仇”。

这种农耕文明形成的互助文化，让生活丰富多彩。哪家有个“红白喜事”，几乎是全村出动。不仅“捧钱场”，而且“捧人场”。不管你在外面一天挣多少钱，都要请假休工，到场帮忙。有时候，人多帮不上忙，也要站在那里“凑人头”。“主家”在这时，会默默记着到场的亲友。因为当别人家需要帮忙时，自己也要赶过去。于是，热闹，就成了乡村的一大特色。于是，人们也把热闹场面，通过其他形式固定下来。黄官屯村，在十里八村第一个建“戏楼”，第一个成立由本村村民组成的、能唱很多台整本大戏的“河北梆子剧团”。还组建了“龙灯队”“落子队”“秧歌队”等好几支社火团队，甚至建立了每月阴历“逢五排十”的大集。每到春节等重大节庆之日，各个组织各显神通，好不热闹，还经常应邀到外村友情演出。这些，是我有“热闹癖”的原因。

每次回到这个叫作黄官屯的村庄，回到我的老家，都会让我感受到世间的最真实、最温暖。甚至让我觉得，人生的终极意义，不过是无牵无挂、无愧于心地回到她的怀抱，回到生命的原点。

是啊，一个人如果忘记故乡，会把自己，给弄丢了的。



湿地写生（国画）

孙鸿钧 作

|| 在场

如意

衔枝

她一直低着头。一周前，她在滑冰场深蹲滑跑摔倒时，就把神采奕奕的头低了下去。阳台上的如意开花了，耀眼的红与清新的绿竞赛，寂静的阳台热闹起来。这次比赛，原本有把握赢的，她这么认为，教练与同伴也这么估计。但滑跑把她的所有期待都变成了失望。教练让她回家调整，她的头就这么一直低着。

母亲提着喷壶，唱着小曲儿给如意浇水。母亲看如意时，瞥了瞥她，眼里带着笑。母亲浇完水，停下小曲儿，笑着说：“才几天，你看，这如意就开花了，花倍儿红，叶倍儿绿！多亏先前没把它丢弃。”

去年这时，她第一次出国比赛，拿下一个大奖。奖杯捧回家，母亲正拿着喷壶，唱着小曲儿侍弄如意。如意长得茂盛，大片的绿溢出盆外，妖娆的红布满四方。母亲笑了，说：“几天没管，就长这么密了！”母亲的话里，“密”读mì，是家乡音，多指被挤得没有一丝空间之意。她跟母亲说：“给它们分盆吧，不然更密了。”这样说完，母亲就真的

拿出工具，给如意分了两盆。过了几天，不知何故，一盆开始无精打采。等到她离家去训练的那天，无精打采的如意蔫了许多，看上去像活不了的样子。她在走的时候跟母亲说：“不行就把那盆丢了吧，怪难看的。”

母亲放下喷壶，走到她跟前，“闺女，中午饭最想吃嘛？”这一问，使她从回忆中醒来。“随便吧。”她低着头懒懒答道。

母亲眼里漾着笑，仔细端详着她，她感应到了，很不好意思地抬起头。母亲说：“这就对了嘛。不就是个比赛嘛，能有多大点事！”提到比赛，她又把头垂了下去：“不一样的，这次犯了最基础的错误。”母亲把她的脸端起来，“没事的。你看阳台上的如意，以前蔫了，活不了，可它熬过去了，人也是这样呢。”

她不知如何回复母亲，抬头望向窗外，读了那盆如意很久。

母亲站在客厅，搓着双手，依旧笑着说：“我去炒俩菜，再蒸年糕，快过年了，蒸个吉祥如意年年糕，你爱吃的！”

她听了这话，重新抬起头来。失败属于过去，胜利属于未来，新年的冬奥会我一定可以胜利！她心里想着这些话，眼睛看着窗台的如意，嘴里应着母亲的话：“好！”

|| 思雪

沧海之州冬蕴情，荒芜苍莽寂寥生。寒归荻渚斜阳外，旧约渔舟野水平。不觉光阴随岁老，每看草木逐年荣。犹思故里销魂处，一夜梨花雕玉城。

|| 等雪

玄冥又渡北风急，漫卷黄云残日西。一夜竹声萦故里，三冬麦色近平畦。遥思六出孤窗落，空对寒梅清梦迷。唯请九天姑射舞，寻诗弄墨踏香泥。

|| 诗词

诗二首

刘霞

|| 评论

喜读竞芳《朗吟集》

李炳莹

辛丑岁末，一次文化界的聚会上，卢竞芳女士送我一本她的诗词大作《朗吟集》。

文友赠书，照例是要翻一翻的，但这一翻便一发而不可收，诗集格调高雅、文辞之优美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在文坛混迹多年，日日与书相伴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这些年来，能感动我的文学作品，用孔乙己的话来说，委实是“不多不多，多乎哉？不多也”。但竞芳的诗是个例外。诗集首篇《与沧州妇联诸友洛阳赏牡丹》即给人以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之感。纵观全卷，诚所谓首首珠玑、篇篇星耀。细细品味，给人的教益和启发良多。

诗词的主要功能是以真善美感化人心。要感化人，首先自己要被感动。当然，自己已被感动未必就能感动别人，但自己不受感动，则一定不能感动别人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竞芳的诗能从心灵深处给人以震撼，首先因为竞芳是个性情中人。一次，她陪同中华诗词名家一行人祭奠纪晓岚墓，豪情的新疆诗人星汉在墓前高呼，文达公，你当年戍地乌鲁木齐的星汉看你来了！在场的竞芳竟情不自禁地投入真诚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其性情之率真，可见全豹之一斑。艾青诗云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真情出诗人。真情在，写什么都动人。如作者写她年迈的母亲：病床上/母亲僵硬的身躯/依旧发出沉重的喘息/眼角嘴角/都满满对生的希冀……读到这里，我长时间地不能自己。在朦胧的泪光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几年前在病榻上呻吟的母亲。再如她的《听雪》，寥寥数语，便将深厚的母子情表达得淋漓尽致：北方，下雪了/电视里轻轻播过/一片雪花沉向大地/落在我的心上/远在长春的儿子/可否抵得住/北国风雪的袭击/多想像雪花一样/飘落在儿子身边/为他亲手披上寒衣……这不是儿女情长，是母子情深，是人间最伟大的母爱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

《朗吟集》分格律诗与自由诗两部分。作者把自由诗排在了后面，我却翻检先读。因为文化人看见自由二字，便有一种骨子里的冲动，先睹为快吧。竞芳的格律诗和自由诗各有所长，相互辉映。其自由诗像漫无际涯的广场舞，大开大合，热情奔放；格律诗则像广场升旗的仪仗队，法度森严，音韵铿锵。

以对仗工整为例：如：朗朗吟声惊古树，翩翩蝶影起莲蓬。《陪同中华诗词学会诸名家谒纪晓岚墓》又如：天窗倒映飞云马，古树盘根卧玉龙。《泛舟三门湾》

她的格律诗词中，给我印象颇深的是《鹧鸪天·自嘲》：莫笑而今阿姊瘦，半因伤感半悠闲。晨穿落叶蹀躞步，暮倚阑干弄旧弦。场院外，枣林边，枯肠索尽觅诗篇。胸无点墨难成诵，浅字粗文记逝年。

我们知道，竞芳多年来承担着繁重的领导工作。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，年富力强的须眉男儿都忙到五加二、白加黑，焦头烂额。但你看她晨蹀躞步、暮弄旧弦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是的，在别人看来难于上青天的困事，于竞芳只是小菜一碟，谈笑间檣灰飞烟灭。说到她的工作成效，只看看她参加的各种会议就一目了然，县代会、市代会、省代会、国家级代表大会……这里面有群众的拥戴、领导的信任，但根本上还是自己切实的工作业绩。文人从政，自古亦然，学而优则仕嘛。由此，我还想到了苏东坡、郑板桥、庾开府、鲍参军……

从竞芳的《自嘲》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《自嘲》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已成千古名句。鲁迅说自己运交华盖，翻身碰头，破帽遮颜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。竞芳则说自己，晨昏伤感，诗难成篇，“胸无点墨难成诵，浅字粗文记逝年”。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证明：越是有大成就者越低调，越是没真本事者越张扬。丰满的谷穗总是低垂着头，搔首弄姿者是狗尾草。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雪梅无仰面花。诚哉斯言。

又，自嘲，是一种大境界。有人说，人生在世，无非是笑笑别人，也被别人笑笑。其实更高的境界是，笑笑别人，也笑笑自己。

竞芳的诗是高境界，大手笔，不同凡响。欲知其中妙，请读《朗吟集》。